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从马丁·路德的政治神学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

黄保罗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和《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

今年(2016)中国宗教界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中央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除去许多体现政府宗教工作的理论和政策之外,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提及了宗教的中国化问题。但是,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大家关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比较多,而往往忽略了宗教改革。因此,在思考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时,就会有许多偏颇之处。因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筹组了本期的稿件,特别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历史研究的视角请国内有代表性的学者以“宗教改革研究”为题进行了写作。

在这篇卷首语中,笔者专门从马丁·路德的政治神学的视角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然后,对本期的各篇文章的核心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本文参考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及上帝的左右手理论来从政治神学的视角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主张避免政教对立与政教合一的简单化处理方法,认为严格遵守“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应是政界、教界和学界遵循的规则,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

笔者曾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条路径》^[1]和《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民族化路径之一的魂体神学》^[2]中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关问题。本文旨在从路德的政治神学的视角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是政界、教界和学界谈论基督教与政治关系问题时常喜欢引用的一句经文。这里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拥有属灵和属世的双重属性,作为基督的身体和信耶稣基督之人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是属灵的和圣洁的;但作为由寻求拯救和医治的罪人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之中的,因此,她又是属世的和面临着罪恶的;前者是永恒的,后者是暂时的;前者是归属,后者是载体。这种双重性是基督教会的本质,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被忽略。

因此,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核心就在于如何在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保持基督教会的永恒圣洁的属灵特性,一则教会的属灵特性和永恒性是归上帝的和不变的,但是这种特性在具体时空中的“归恺撒”的今日之中国语境中需要找到合适的路径与方法。二则从教会属世性视角而言,教会如何在“归恺撒”的今日中国被认可接受与生存发展起来,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基督教又不能失去其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的“归上帝的”本质。这应该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本质。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学术研讨会,2015年11月19-22日,北京。

[2] 笔者的“魂体神学”概念首先提出于2015年11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与北京市基督教两会在内蒙古大厦召开的“基督教中国的途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中,得以与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主任梁燕城博士、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天风》主编单渭祥牧师、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助理、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唐晓峰研究员等进行探讨。会后笔者将此概念扩展成为本文用英语写就,将发表于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2016,并提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在德宏瑞丽举办的“民族与宗教首届高端论坛”,笔者在2015年12月11日就此进行了发言,会后,笔者将英文稿翻译成汉语并有所扩充和完善,名为《作为基督教民族化途径之一的魂体神学》,计划随后刊出。

目前,面对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是未对这个概念进行仔细定义就简单地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背离基督的政治动作,将教会与政治对立起来,只强调教会的属灵本性。二是为了与中国相适应而完全抛弃基督教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属灵本性,自动地放弃了基督教的本质而只强调教会的属世特征。这二者都没有处理好“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之原则,因此,就难以真正地发挥有效作用。本文参考马丁路德的论述,力图从政治神学的视角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

所谓政治神学,就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研究神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政府(和政权)处理好政治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

首先,教会是上帝的右手(Right Hand of God),管理的是属灵的上帝的国度(the Kingdom of God)。中国的基督教会需要明确宣称,作为教会,中国教会的使命是关心人的灵魂与得救问题,关注与关心的是永恒的灵性领域(只有基督徒才属于这个范畴),使用的工具是上帝的道即律法和福音,使用的方法是温和和谦卑。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这是上帝右手的国度,上帝通过中国基督教会这个国度来祝福中国人的灵魂与永恒的得救。这种权力来源于上帝的差派和按立。这是教会管理和统治基督徒的。这是属上帝的,政府应该尊重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

其次,政府是上帝的左手(Left Hand of God),管理的是俗世的世界的国度(the Kingdom of World)。中国政府的使命是统治、管理和关爱生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国民,并在全球化的地球村里维护和促进真理、正义的实行。在中国境内,政府的统治着所有人(既包括非基督徒又包括基督徒)的身体、财产和其他物质的一切领域,使用的工具是军队、警察、法院等暴力性的国家机器,使用的方法是暴力(虽然会德法兼用地治理但本质上使用的是法律和暴力)。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这是上帝左手的国度,上帝通过中国政府来惩治恶人和维护公义。中国政府的权力也是来自于上帝的许可。教会和基督徒个体应该顺服基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的话语。

第三,上述两只手和两个国度之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之四个元素都只应该在各自的范围内运行,不能互相干涉、侵犯或混淆。这又可细分为二:

一则作为上帝右手和上帝国度的教会只管理基督徒,它关注的是人的属灵得救,使用上帝之道进行温柔地劝告。当然,教会也应该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里的信徒与非信徒的身体与物质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属于政府统治的国度领域,教会不应该违背政府或因为这些事情而与之对抗(但是,可以就此提出批评与建议)。就教会的属世性而言,教会应该顺服政府,从法律法规的遵守到身体和财产利益,教会都应该顺服政府。正如耶稣基督所说“恺撒的归恺撒。”教会也不应该要求政府放弃法律与国家机器的暴力来像教会一样只使用上帝的道和温柔来统治,因为如此的话,恶人就会无法无天,因为他们听不懂上帝之道,而只会害怕暴力的惩罚。

二则作为上帝左手和世界国度的政府既管理非基督徒又管理基督徒,因为它关注人的身体、财产和外生的生活,使用法律和国家机器进行规劝监督的同时实现惩恶扬善,充当上帝的左手,为所有人提供和平的生活环境。面对作为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教会以及作为公民的个人基督徒,政府有权力进行统治和管理,也有义务和责任进行保护和帮助。但是,关于人的信仰和内心世界的自由这些上帝所赋予的权利,政府是应该尊重的。^[3]政府为了统治,可能希望管辖人的心灵和精神这个上帝赋予教会的国度领域,但需要特别小心,当政府以暴力来管理基督徒时,只应该触及身体、财产和外生物质,而不要试图统治其灵性、信仰和内在,因为后者是属于上帝管辖的,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上帝的归上帝”。信仰的力量会使人甘愿殉道和牺牲,所以,政府可以从统治身体与财产的目的来关心人的心灵、信仰和精神活动,但是,无权彻底地进行统治。否则,如果用暴力来干涉信仰,就会导致虚伪与南辕北辙的效果来。

[3] 人应该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罗马书》13)和“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得后书》),因为在上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

教会与政府各有自己的管辖领域,双方都不应该彼此干涉。否则,任何一方都就超越了上帝所赋予的国度领域范围,从而就会违背上帝。

第四,基督徒不但受教会的管理,而且还要受俗世政府的统治并且顺服。马丁路德说,律法和暴力是上帝设立的统治非信徒的方式,因为他们听不懂上帝的温柔之道;而基督徒则受教会和上帝之道的统治,因为基督徒能够听得懂上帝的温柔之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虽然基督徒里面的“新我”能够听懂并愿意顺服上帝的温柔之道,但基督徒的“老我”却处于既死还未死的悖论之中,因此,每当“老我”抬头的时候,基督徒就必须接受俗世的律法与暴力的统治。因此,不仅在身体、物质和外在的事情上,教会应该尊重俗世的政府,而且个人也应该接受俗世政府的统治。这是从教会集体层面要处理的政教关系,以及从个人层面要处理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第五,为了避免无原则的谄媚政府,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应该明确顺服政府的限度问题。

若教会及其领袖或基督徒个人无原则地(抛弃基督徒属灵本性)谄媚、讨好政府,不仅无法获得教会与多数基督徒的认可,而且最终将会因为如此之人失去教会代表性而伤害政府,因为这样的人无法帮助政府处理好政教关系。因此,必须要讨论和明确教会及其信徒顺服政府的限度问题。

在属灵的事情上,若政府给信徒以相信和崇拜上帝以及过基督徒生活的权利,信徒就应该顺服政府;若政府干涉和损害了这个领域,教会和基督徒就应该听从使徒彼得的教导“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4〕但基督徒进行抗议时,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一般情况下,信徒使用的是上帝之道而不是刀剑的暴力。

若政府在属世的身体、财产等事情上不主持正义,基督徒应该顺服吗?路德认为,在关于基督徒个人身体和财产利益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抱着甘愿吃亏的心态,像耶稣教导的那样,人来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让他打,要相信上帝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话语,情愿等待主怒,也不要自己反抗。(当然,这并不包括遇到抢劫杀人的特殊犯罪情形和自卫的情况。)但是,在关于邻居的身体和物质利益的事情上,基督徒应该根据“爱人如己”的原则来保护邻居进行反抗,甚至不惜使用刀剑的暴力。

第六,应该避免不必要地政教冲突,教会需要明确地宣称自己没有在地上建立“天国”的目标,在这个俗世的政治权力问题上,教会与世俗之王没有本质的冲突。比如,路德就认为,世俗的不同政府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因此,教会作为一个团体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推翻或建立任何政府的目标。〔5〕政府可能担心教会或部分基督徒来威胁政权,部分基督徒也可能有从事政治的理想与个人使

〔4〕《使徒行传》5:29。

〔5〕参考路德说苍蝇叮乞丐和老寡妇为残暴君主祈祷的故事。路德认为,世界的国度没有完美的,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差异。路德说:“我必须就此给出一个或两个例子。我们读过,一个寡妇最虔诚地站在那里为她的暴君祷告,求上帝让他长寿,等等。暴君听到了而且感到惊讶,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伤害了她许多,而且这不是一个对暴君的正常祷告。人们一般不为暴君作这样的祷告,所以,他问她为什么这样为他祷告。她回答说:‘当您的祖父活着而统治的时候,我曾有十头奶牛。他拿走了其中的两头,我祷告他可以死掉让您的父亲成为主人。所发生的是,你父亲拿走了[我的]三头奶牛。我祷告您可以成为主人,而且您的父亲可以死掉。现在您拿走了[我的]四头奶牛,而我现在这样为您祷告,因为现在我害怕,您的继承者将会拿走最后一头牛和我的全部所有。’” WA 19,666 报告了这个故事,没有指出,对奶牛的参考可以在 John Agricola, Proverbs (晚于这个文本), No. 128 和其他地方发现。路德还说:“学者们也有一个关于全身都是伤口的乞丐的比喻。苍蝇都飞到他那,吸他的血并且叮他。那时,一个怜恤他的人来到他那里,把苍蝇赶走。但是,乞丐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那些苍蝇快要喝饱了,我并不太担心它们;现在饥饿的苍蝇们将来取代它们的位置,将会给我带来更坏的灾难。’”尽管路德的版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与 Aesop 的 The fox and the Hedgehog (狐狸与刺猬) 相对应,这个故事无疑是这个说明的资料来源。亚里士多德,路德对他的著作很熟悉,在 Rhetoric 2,20 里引用了这个故事。也参考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ish People, 18, 174-175 (VI, 5)。路德总结说:“你理解这些寓言吗?在改换与改进政府之间,就像在天与地之间的距离那样,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改换一个政府是容易的,但是,很难得到一个比它更好的政府,而且危险是你将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意愿或力量之中,而只在上帝的旨意与手中。然而,疯狂的暴徒们并不如此地感兴趣事情将会怎么被改善,而是只在意事情被改换掉。然后,如果事情更坏的话,他们将仍然想要一些不同的事情。因此,他得到了大黄蜂而不是苍蝇,而最后他们得到却是马蜂而不是大黄蜂。他们像一个不能为了主人而忍受木棍(log)的青青蛙一样;反而,他们得到了一个啄他们的头和吞他们的一个储积之物。”这个故事由 Aesop (The Frogs and the Stork) 及在 Phaedrus, Fables, 1, 2 里被讲述。路德很喜欢这个寓言,而且把其中的一些翻译成了德语。路德对这个寓言的翻译在他去世以后被出版,见 WA 50, 440-460。

命,与政府进行对抗。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现象只应该发生于个人的层面而不是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因此,政府和个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都应该根据上帝左手国度的规则来进行。这里所付出的代价或所犯下的罪恶,从属世的层面说,都是当事人双方需要承担的;从属灵的层面说则最终将要接受上帝的审判。〔6〕

因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其使命不是要干涉上帝左手的国度,基督教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即中国)建立一个政治国度、政府或体制的目的与使命;因为从本质而言,这个世界终究将要消亡,所有的政府的好坏都只是量上的差异而已,本质上,人类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其使命是作为上帝的右手来处理灵与信仰的国度;而处理身体与财产的物质国度,那是上帝赋予政府的权力。

就像教会里可能会出现违反上帝的黑暗与腐败一样,政府中也经常会出现违背上帝设立左手国度的本来目的的玩忽职守与腐败罪恶,但是,教会和基督徒应该在上述容忍的限度之内进行活动,必要时可以通过上帝之道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却不能以暴力来造反,至于其他的则需要交给上帝来作最后的审判。〔7〕

总而言之,本文把基督教中国化放入了中国软件体系乃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8〕的语境之中,强调“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应该是教会领袖及其神学家从事基督教中国政治神学的路径。

因此,本期以“宗教改革研究”为主题,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担任特邀编辑,为我们组织了十篇论文和三篇书评。朱教授学成于美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成就斐然,在中世纪特别是宗教改革的历史研究中,是汉语学界的重要学者。由他出面组织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一领域在当代汉语学界的成就。

“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收录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倩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之爱’”。前文探讨了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宗教背景及其相关情况,研究了当时的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后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年轻学者的作品,是其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一部分成果,探索了“基督之爱”在宗教改革时期被理解的情形。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杨煦生教授的“世界伦理构想的时代语境与精神语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杜佳峰的“论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前文作者学成于德国汉斯昆门下,对于“全球伦理”概念在汉语学界的推介起到很大的作用,该文从汉语学界来探讨全球伦理的时代和精神语境。后文则专门研究了萨伏纳罗拉所理解的基督徒正当生活,这不仅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萨伏纳罗拉的思想,而且有益于我探索当时的基督徒生活状况及其对后世哲学与宗教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之影响。

“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收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林海教授的“托马斯·M. 林赛及其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解释”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乐天的“浅谈马丁路德论教皇的权威”。前文研究了林赛及其对基督教经典《圣经》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诠释,这涉及到基督教的根基性经典问题。后文则对路德所理解的教皇权威进行了研究,路德的文本对于宗教改革及其后新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6〕 关于政治神学问题,参考黄保罗:“从马丁·路德的政教关系学说来探索中国当代的宗教战略与国家安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宗教学)——“一带一路”与宗教对外交流,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家宗教局主办,2015年9月17—19日,北京。黄保罗:“对马丁路德政教关系说之批评的反思”,北京论坛,2015年11月6-8日,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大学。

〔7〕 关于路德的如此主张是否会导致对极权政府的纵容问题,参考黄保罗2016:“反思马丁·路德在农民起义、使用暴力和反对造反三方面所受到的批评”,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页48-57。

〔8〕 参考黄保罗2012:《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导论部分,北京:民族出版社。

因此,本文将路德文本作为经典进行了研究。

“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的“关于十一世纪教会改革的两点思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宇恒的“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前文从历史的视角直接探讨了11世纪宗教改革的情况,提出了两点思考。后文则专门研究了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这是德国之外的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重要神学家的思想,是汉语学神学界研究较弱的领域。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的“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神(天)’人关系观”和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教授的“德国宗教改革木刻版画中的动物和怪兽”。前文比较了中西文化传统,集中研究了“神/天”与“人”的关系。后文则关注了汉语学界研究极少的主题,以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木刻版画为材料,研究了其中的动物和怪兽,在德国的宗教改革中,木刻版画与改革家们的犀利文字一起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

“书评与通讯”部分收录了三篇文章:周熙云的“约翰·维特《从圣礼到契约 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婚姻和法律》书评”、徐天的“埃克·沃尔加斯特的《维滕贝格的神学与新教等级政治:政治问题中路德和建议的研究》书评”、和世光的“超越差异探索文化的共通之处《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评介”。

本期的编辑除去感谢各位作者以外,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帮助组稿,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尹明教授负责英文编辑和校对,他们的外国专家审校了本期全部的英文。

2016年5月

English Title:

A Reflection on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Martin Luther's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heology

Paulos HUANG

Ph. D. ,Th. D. ,

Chief editor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www. sinowesternstudies. com](http://www.sinowesternstudies.com))and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www. brill. com/yct](http://www.brill.com/yct)). Vellikellontie 3 A 4,00410 Helsinki,Finland. Tel. + 358-50-380-3445. Email:paulos. huang@qq. com

Abstract:Based on Martin Luther's theories of two kingdoms and the right and left hands of God, the present author opposes two simple ways of the conflict and assimilation of politics and church, I emphasize that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pay to Caesar what belongs to Caesar-and God what belongs to God.

Keywords: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political theology, Two Kingdoms and Two Hands of God, Obey, Criticize